

探访温州:民营银行“最后一公里”有多难行

编者按:民营银行这块诱人的金字招牌,民营资本自然不想错失,申办民营银行的民企蜂拥而入,仿佛“银行梦”已触手可及。然而,从梦想到现实,民营银行“最后一公里”有多难行?证券时报记者日前实地走访温州,采访了当地政府部门、金融专家和正在筹办民营银行的企业家们,试图探究这一地区民企筹办银行所遇到的困难及其成因。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千呼万唤之下,民营银行成立的脚步越来越近。今年7月以来,中国政府已至少四次明确表示将探索设立民资发起的自担风险民营银行,不断释放的改革信号再次点燃了民企的银行梦”。

无章可循难倒地方官民

在民资活跃的温州,正在为银行牌照奔波的温商大有人在。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记者称:温商对办银行有一个情结,新旧36条的出台、温州金改的启动,都有温商在忙着筹建银行,但最终无一成功。这一次“金十条”出台,大家的心又热起来了。就个人了解,目前温州约有10个团体正在筹划申办民营银行。”

在探索设立民营银行的路上,温州曾做过多次尝试。上世纪80年代,温商创办了全国首家私人股份制“民间银行”。在过去十年,温商又先后递交了筹建建华银行、华侨银行等申报材料,但最终都未如愿。周德文说:

目前,企业家们积极性挺高,但忙一阵子下来,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像猜谜一样。”

正如上述周德文所言,虽说民企的银行梦再起,但却受困于没有细则。其中,温州一家小贷公司负责人就对记者称,搞民营银行,我们确实有想法,但问题是现在细则没出台,怎么搞我们不知道。像民营企业是直接发起设立的,不同于设立村镇银行”。

实际上,难倒的不仅是意向申办方,也包括地方金融机构。在浙江省银监局,因为没有具体细则,申报流程怎么走,向谁递交申请材料,该局尚未作出任何安排。

尽管无章可循,但为了赶上民营银行头班车,温州方面已在积极准备。他们的做法是海选,即由温州金融办牵头,联合央行温州支行和温州工信委,按照“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依据设立村镇银行的标准,为满足条件的企业建立一个项目库。对于为何如此准备,他们的说法是“等细则,先准备”。

目前,入选项目库的企业有几十家,在民营银行申办中,这些备选企业机会均等,信息共享。”温州金融办综合处副处长刘道告诉记者。对于这些入选项目库中的预备军,温州金融办目前处于保密阶段。他们的苦衷是,万一媒体在报道时点出其中一两家企业名称,那么其他企业就会有想法,会以为地方政府有偏袒”。

现在外界往往把视线聚焦在申报材料有没有上报,其实这一点用处也没有,细则都还没出,谁知道按怎样的标准筹办,递交材料能有什么用。所以,现在温州的做法只能是积极准备。”刘道如是说。

对于市场期待的细则,国内知名金融业专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却告诉记者,从制度层面来说,目前设立民营银行不存在制度上的阻碍,说到底,民营银行也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法的制度也适用于民营银行。所以,银监会不可能为设立民营银行还单独出台一份管理条例。

风险兜底考验各方智慧

风险兜底,是设立民营银行第二个难题。记者采访显示,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的配套制度缺失,正在影响着地方官民对申办民营银行的态度。

现在,大家都说办银行,而且还是希望尽快颁发牌照。但是企业都以赚钱为目的,万一出了风险,破产倒闭怎么办?难道政府来埋单?”对于目前民营银行的申办潮,温州市金融办副主

任于谦对记者如是说。

在金融业专家郭田勇看来,目前市场普遍对设立民营银行有几大担忧,一是担心民营企业家不懂银行;二是担心民营银行出现利益输送,搞关联交易;三是担心民营资本没办好银行卷钱外逃。但他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监管和内部治理予以解决,不应该成为民资入场的障碍。

台湾银行业民营化的改革,被视为国内金融行业改革的重要参考。去年温州金改启动之初,温州市金融办曾派出学习小组去台湾取经。虽然此次未能圆温商银行梦,但他们进一步意识到,设立民营银行需要配套制度做保障。

上世纪90年代,台湾银行业进行民营化改革,并于1990年正式受理民营银行的申请。当时,台湾企业界进入金融行业的意愿非常高,一下子就涌上来19家申请单位。但台湾金融当局只砍掉了4家,第二年又批准了1家。然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台湾企业界对办银行过度乐观,再加上台湾在开放民营银行过程中,没有能够及时制订金融市场准入规则和退出机制,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金融震荡。

台湾民营银行改革的教训,对现在内地呼声颇高的民营银行试点来说,无疑是一个启示。对比而言,目前国内银行体系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迟迟没有落地的存款保险制度,被很多人视为是国内民企设立银行的最大障碍。

华峰小贷公司高级顾问陈寿清对记者称,如果搞民营银行,肯定是要先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起来。从国内外情况来看,曾多次发生金融机构因为经营不善遭挤兑,最终关门倒闭。万一民营银行倒闭了,难道要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埋单,这显然不可能。所以民企办银行要谨慎,不能乱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都出事了,难道中国的民营银行就不会出事?在没有配套机制的背景下谈设立民营银行,存款人的利益如何保障?”在温州市金融办看来,监管层关于风险兜底的说法,在考验各方的智慧。

试点可期开闸难料

虽然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相关探索早就开始了。

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随后,1997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和筹建全国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机构;央行《2012年金融稳定报告》指出,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今年9月,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人民日报》上表示,目前各项金融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同时存款保险制度、风险处置和银行退出机制等也在酝酿中。

不难看出,从开始探索,到最近一次高层表态,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已走过了30年,至于何时推出,依旧没有时间表。也就是说,如果决策层把存款保险制度视为设立民营银行的前提,那么该制度的制定可能涉及银监会及保监会,情况复杂,时间难以预料。

面对我国设立民营银行缺少配套机制的尴尬,周德文则称,现有的民生银行、泰隆银行、稠州银行等民营银行,也是在缺少配套制度的环境下生存,而且还发展得很好。所以,不应把民营银行妖魔化。

据了解,上世纪80-90年代,国内城市信用社发展迅猛,数量曾超过5000多家,其中包括一些民资控制的信用社。但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申办民营银行的各路资本蜂拥而至

IC/供图

市信用社管理的通知》等文件的出台,这些信用社或重组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或撤销关闭、或改制为农村信用联社。在当时的整改中,一些小城市的信用社却不在整编范围内,浙江台州的泰隆银行以及义乌的稠州银行,就是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营银行。

对于设立民营银行,两届政府两任总理反复表态,如果还要等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再谈民营银行,那恐怕黄花菜都凉了。”周德文对记者称,此次释放改革的信号点燃了民企的银行梦,但如果因为配套措施不完善而搁浅,势必会打击民众对改革的期待。

实际上,对于存款保险制度是否是试点设立民营银行的前提,外界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同样是美国次贷危机,专家学者还给出了另一种解读:美国次贷危机时,一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最终还是被政府的紧急融资所救活,中国政府在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后,该救哪些银行、又不救助哪些银行?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只是设立1~2家,形式上看是突破了,但肯定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要想真正推开民营银行,还得靠制度做保障。所以迫切需要尽快完善国内银行体系的配套制度。

资料显示,在次贷危机时,美国联

■特写 Feature

一对156岁老搭档的民营银行梦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利润100余万元。

如果不是1995年的“收编”,他们相信现在温州最高的大楼,一定是他们出资修建的。但是,在那场全国城市信用社的整顿中,他们的城市信用社被重组改制,成为了当时温州市政府筹建温州银行的基石。不愿替别人打工的杨嘉兴和蔡兆清,自此离开了金融领域。

然而,他们对民营银行却一直怀有情结。新政36条文件的出台、温州金改的启动,两位老人曾图谋东山再起,但终未如愿。金十条的出台后,他们梦想又起。这一次,他们准备筹资5亿元,创办一家温州市××银行。

目前,他们确定或正在联系的股东包括几家温州本地知名企业,以及几个在外温州商会。不久前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用“大树和小草”的比喻来形容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杨嘉兴对此印象深刻:“这一次,我们筹建的规模做小一点,就做总理说的那棵小草。按照规模是资本金的1~5倍,可以做到25个亿元……”

最近,他们还在考虑组建后,怎么经营,怎样兜底抗风险。两位老人坦承,虽然监管层对民营银行打开了一个缝,但风险自担的设立前提,是此轮民资申办牌照的一道坎。鉴于国内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他们另辟蹊径,主动与国外保险机构对接,探寻合作的可能。

虽然希望重燃,但对于能否如愿,两位老人心里没底,这种不确定性,源自筹办银行过程中的不同遭遇。1986年,他们向温州市鹿城区政府申请开办“银行”,得到了区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然而却被银行监管部门断然拒绝。迫不得已,他们找到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在他的支持下,才得以顺利开业。较27年前而言,他们觉得现在的改革反而缺少魄力。

两人一拍即合,几番周折后,杨嘉兴、蔡兆清等8位股东,创办的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于1986年11月1日正式营业。据介绍,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起始资金为31.8万元,但业务发展很快,开业头个月就有个人储蓄4300户770万元,第二个月上升到8000多户……

开业后第一年,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累计吸收存款8000多万元,实现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民营银行概念火热跟风炒作需要警惕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也是百里挑一,所以上市公司类似的淘金计划实际上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当下对于擅长运作的资本高手来说,也无疑是一次施展手法的好时机。所以,对于那些跟风的投资计划,投资者应该警惕。

实际上,这种跟风式投资曾在文化传媒、网络手游板块的疯狂时上演过,此类现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市场关注度高、投资小、不确定性大等。

今年网游概念股受到市场追捧,于是一些上市公司便纷纷跨行涌入。但让人意外的是,有些上市公司的投资额少得可怜,比如一家广东籍上市公司设立网游公司,就只投资了500万元,尽管如此,资本市场却以5个涨停板迎接着。用500万元投资转眼间换来8亿元市值增长,如此“短平快”的投资计划颇让人咋舌。

从现有信披规则来说,上述袖珍式投资计划是否需要披露有待商榷。如果从投资金额来看,显然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但如果投资标的属于轻资产性公司,“钱景”主要受制于团队,却又应另当别论。

总而言之,民营银行题材的投资为炒作提供了空间。投资者如何辨别,需要一双慧眼。